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Atlantic — 瑞典哥德堡大学交流小结

2017-03-31 10:03:59

北京中转莫斯科到达哥本哈根，再过海抵达哥德堡，生物钟还没回过神来，湛蓝的天空、高昂的物价、北欧人高大的身高、居民的热情、九点多日落的天，被金发碧眼的人群淹没的我瞪大着眼睛看着这新奇的一切，2016年8月我来到了瑞典哥德堡，开始了为期五个月的交流生活。从一开始的申请、与老师的联系到最终离家远行，激动的心情一点没有散去，反而带着愈来愈期待的心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来到了这个陌生而令人期待的学校。在瑞典的短短的五个月过的很轻松也十分奇妙，第一次英文课，第一次英文report，第一次采购生活物资，第一次搞砸厨房...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在这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更深的数学知识，更是深入的了解了这个国家，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了解了外国文化，锻炼了与人交际的能力与生活能力。到哥德堡的第一天就见识到了“小伦敦”的称号。大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让这个大西洋东岸的小城市显得尤其清静，遇到难得一见的晴天每个街头的咖啡店就人头攒动，惬意地晒着太阳享受着fika时光。矮矮的楼房，宽阔的街道，遍布的花园树林让这座城市更加悠闲。哥德堡大学的数学系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是合并在一起的，实际上是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上课。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半年的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一个阶段内结束，实行的都是师生关系平等的小班教学，教学纯英文，使用英文教材，作业、报告与考试也是全英文。在我选的三门课中，数值代数全班只有六个人，而概率论和泛函分析也都不超过30人。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对讲解的主题随机让同学讲解，在老师授课讲解的时候同学们也会主动提供自己的看法，习题课更是由学生全程包办，一方面这种师生平等的小班教学真的在互相交流中对课程的理解加深，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的思考与逻辑。本以为哥德堡的生活节奏没有国内那么快，那么学校的课程也应该安排较为轻松，学业的压力应该比复旦要小很多。然而慢慢地接触下来才发现，才发现瑞典同学的学习压力同样很大也十分刻苦努力。虽然这三门课程没有想象那么难，作业也相对集中次数较少，但是课时其实还是蛮多的，例如泛函分析一周要上连着四小时的课两次，概率论一周两次lecture，一次习题课，数值代数两次lecture一次上机课，课后还要组队完成pj。泛函分析是一名可爱的瑞典老爷爷授课，由于课上绝大部分都是瑞典当地同学，所以虽然用着清晰而标准英语授课但是偶尔会穿插着一点点瑞典语，下课还会有很多同学围着老师用瑞典语交流着问题，不过老师清晰的讲解和与周边同学的交流足够让我对这门课有充分理解。有趣的是，第一阶段的数值代数与第二阶段的概率论的老师都是俄罗斯人，老师的口音成为了上课听课的较大障碍，本来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显得更加复杂，半年下来无缝衔接的俄式英语几乎让我不由自主的掌握了大舌音英语发音技巧。说到成绩评价，作业与pj在这里是作为笔试成绩的加分项，笔试还是决定最终成绩的关键，考试前也会有类似复旦的考试周，只不过更长一点。老师也会整理讲义、作业到类似复旦的e-learning上，没有统一的答疑时间，但是可以自行发邮件与老师约时间。考试前瑞典同学会组成一些小的学习小组，大家一起交流复习，一起讨论解惑，有些学业很棒的同学就类似教院的大神答疑活动，很热情地帮助大家。在哥德堡的考试，更加关注地是对授课中的知识的应用的掌握运用能力，相对于复旦教院队理论的证明，老师更加期待看到的是学生如何将理论变为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在哥德堡的三次考试都是4个小时，可以把食物饮料带进考场补充能量。对于考试值得一提的是，查姆的考试即便是第一次通过了还可以继续考第二次、第三次，且是成绩可覆盖，所以就会有很多同学反复参加考试为了拿到一门课的5分成绩，而哥德堡大学的同学们一门课pass就不可以再覆盖成绩，所以就出现了第一次故意挂，或者觉得复习地没那么好就直接参加第二次考试的现象。相比较复旦的单次考试，补考的特殊这个规定虽然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成绩选择，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学业的压力和竞争力。其实在哥德堡每一门课其实都可以中途任何时间退课，甚至只要不报名考试也不会记挂，算是给一部分同学留了后路吧。从哥德堡回到上海，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对上海的思念正在一点点被对哥德堡的怀念取代。瑞典是一个奇妙的国家，食物很贵、书本很贵、交通很贵，邻居超级爱party，从九点天黑分分钟到四点天黑，倾盆大雨路人也不会打伞，零下三度光腿、露脚踝，饼干面包都是肉桂味，瑞典是一个美妙的国家，牛奶很便宜，天很蓝、景色美，人很美也很热情。在哥德堡短短五个月的学习生活，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活经验与学业的增进，更是加深了对外国文化生活的认识理解，还是十分惬意有趣的。